

大秦帝国

全新修订版 第一部
金戈铁马

孙皓晖◎著

大秦帝國

全新修訂版 第三部
金戈鐵馬
上卷 孫皓暉◎著

目 录

楔子.....	1
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无妄九鼎

一 奇兵破宜阳 千夫长崭露头角	9
二 秦武王隐隐觉得不妙	21
三 九鼎梦魇 幽幽血光	27
四 大雨落幽燕	39

第二章 艰危咸阳

一 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	54
二 风雨如晦大咸阳	62
三 飘风弗弗 迅雷无声	72
四 扑朔迷离起雷霆	86
五 慨其叹矣 遇人之艰难	98

第三章 东方龙蛇

一	邦有媛兮 不让须眉	115
二	临淄霜雾浓	128
三	东海起大蛟	138
四	布衣柴门千里驹	147
五	两使入秦皆惶惶	156
六	几番折冲 大起战云	171

第四章 鏖兵中原

一	六十万大军压顶函谷关	187
二	左更白起临危受命	190
三	齐王夜入军营 联军横生波澜	202
四	河外大开打 初帅刁迅猛	207
五	君臣将士咸阳宫	226
六	苍苍五丈塬 师徒夜谈兵	232

第五章 冬战河内

一	流言竟成奇谋 齐国侥幸脱险	243
二	咸阳宫夤夜决策	252

三	商旅孙吴密定策	260
四	大型兵器尽现蓝田大营	268
五	冬战河内 狂飙拔城	279

第六章 滔滔江汉

一	碧水风雪云梦泽	294
二	隐世后墨再出山	300
三	南国雄杰图再起	310
四	江峡大战 水陆破楚	323
五	白起激楚烧夷陵	337
六	楚怀王第一次独断国事	345
七	终以身死问苍天	351

第七章 兴亡纵横

一	燕山气象 赫然大邦	360
二	乐毅算齐见分毫	366
三	狂狷齐王断了最后一条生路	374
四	乐毅临机入咸阳	386

第八章 幽燕雷霆

一	六百年老诸侯振翼而起	401
二	冰天雪地的辽东军营	404
三	轻锐劲健的燕国新军	409
四	我车既攻 我马既同	415
五	整我六师 如雷如霆	424
六	军前谋国君臣心	433
七	酷刑万刃 瓦釜雷鸣	440

楔子

五月初，一道惊人的军报传来——秦王亲率五万铁骑向洛阳开来！

古老的王城一片平静，没有惊慌议论，没有奔走相告，没有慷慨请战。国人一如既往地在古老的井田中默默劳作，收割着已经熟透的稗麦棘麦，悠悠然地在收过麦子的田里翻地，为秋日再种做着有条不紊的备耕。王室的作坊依然叮叮当当，官市的交易依然童叟无欺，市人的脚步依然慢条斯理。甚至洛阳城头的王师老卒，也只对连番飞进城门的斥候漫不经心地瞥上一眼，依然抱着锈迹斑斑的斧钺矛戈在阴凉处打盹。

在这幅亘古不变的悠悠图画中，一辆辎车辘辘碾过郊野向王城疾驰。

太师颜率本来正在王田督耕，一闻惊讯立即赶了回来。他最担心的是，新近即位的少年天子能否经得住这次风浪。天子但有闪失，周室便将彻底被淹没。多少年来，洛阳王室在列国夹缝里腾挪，头上始终悬着不知多少口利剑，大国的威逼，小国的挑衅，从来都没有断过。只是借着“天子”的名义，靠着木然的忍耐，凭着老太师与上大夫樊余小心翼翼的周旋，王室才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，神奇地在鼎沸的中原悄无声息地存活了下来。然这次非同一般，是天下望而生畏的秦国大军杀来，王室立时有覆巢之危。樊余又隐居归山了，老太师如何不心

急如焚？

一路郊野疾行，颜率悲哀地闭上了眼睛，一时老泪纵横。

六百多年下来，天子部族的周人已经在久远的平静中变得麻木了，变得听天由命了。他们不会像当今战国庶民那样，面对家国兴亡慷慨赴战。甚至也不会像昔年夙敌殷商部族那样，面对亡国大险，在朝歌做最后的殊死一战。文王作《易》，周公作《礼》，几百年安享天下贡赋，周人渐渐变成了温柔敦厚的王化之民；东迁洛阳之后，尚武奋激的性格丝丝缕缕地化进了这松软肥沃的广袤平原，纵然天塌地陷，也无法使他们脚步匆匆。按说，目下新天子刚刚即位，在任何一国，都正是主少国疑的动荡时期。可在洛阳不然，不管天子换了谁，是垂垂暮年的老人，还是稚气未脱的少年，国人都安之若素，根本不会生疑生变，仿佛天子压根儿与自己无关。国人若此，能指望他们浴血护国么？说到底，还得靠老颜率来拼力周旋。可这次老颜率实在是心中无底，甚至连他自己都产生了一种大限将至的恐惧。

“轰——轰——轰——”

辎车刚刚穿过大漆斑驳的红色宫墙，便听宏大沉重的钟声轰鸣不断，宫城里到处都是急促杂沓的脚步声。老太师心中猛然一沉，脚底一踩，辎车还没有停稳，更不待驭手过来放下车机，已利落下车，踉踉跄跄向钟鼎广场奔来。及至看见那座厚重拙朴的钟亭，他惊讶得愣住了，明明想喊一句，张开口却没了声音。

钟亭下，一个身披大红绣金披风、头戴一顶精美白玉冠、长发披肩的少年，抱着粗大的木柱钟杵，正奋力向大钟猛撞。锈蚀的木屑与厚厚的灰尘激荡飘飞，钟亭弥漫出一片尘雾。少年却全然没有理会这些从未见过的脏物，只顾一下又一下地愤然猛撞，那咬牙切齿涕泪交流血脉偾张的模样，使匆匆赶来的内侍与侍女相顾失色，没有一个敢走过去。

片刻之间，钟鼎广场已经聚了不少臣工，宫女、乐师、嫔妃们也惊惶地挤在一起，像是一团团浮动的红云。王城禁军也三三两两从阴暗幽深的宫门洞中跑出来，部伍不整地聚在四周。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随后踉跄赶来，气喘吁吁地站在禁军前列却不知如何是好。大臣们的辎车陆续驶进广场，他们纷纷从车上跳下奔向钟亭。终于，颜率看见两辆华贵的青铜辎车飞进了广场，天子王畿的两个诸侯——东周公与西周公也匆匆赶来了。

仿佛没有听见杂乱的响动，也没有看见纷至沓来的人群，少年依然抱着粗大的钟杵，费力地一下一下地向大钟撞去，满脸是汗，满眼是泪，手与胳膊已被钟杵磨破刺烂，鲜血一滴一滴溅到大方砖上。

惊呆了的颜率终于清醒过来，大步冲进钟亭，老泪纵横地扯住少年衣角喊道：“我王贵为天子，须得为天下臣民保重！”

少年一个踉跄，不由松开钟杵，惨淡地笑着：“天子？臣民？可，可有如此天子？如此臣民？”一声粗重的喘息之后，猛然挺身跃起，一头撞向大钟。一声清脆的金玉交击，伴着宏大的钟声响起，那顶精美绝伦的白玉冠被撞得粉碎，头上一股鲜血汨汨涌出！

老颜率没有来得及抱住少年，抱着那一领扯下的大红披风，随即又嘶声哭喊着扑上去抱住了少年：“太医——快！太医！”东周公、西周公几乎与太医同时冲到，围住少年一阵忙乱。大臣嫔妃老军们不知所措，一片木然呆立，无声无息地跪倒成一片。

变起仓促，老太师蒙了。及至太医大汗淋漓地说了声“上天佑护，天子无碍”，老颜率顿时瘫软在地。良久回过神来，昏迷的少年天子已经被抬走了。老太师便将东周公、西周公并几个还算管事的大臣叫到一座偏殿，商议处置这起闻所未闻的天子自残事件，还得商议如何应对秦军逼来的灭顶之灾。

跟随天子的老内侍说，早晨起来，天子一直在钟鼎广场漫步，恰好遇到孟津斥候急报军情。老太师不在王城，天子又好奇追问，斥候便将急报交给了天子，并备细说了秦国的汹汹军势。天子一听大急，立即紧急召见东周公与西周公。君臣商讨了一个时辰后，老内侍见天子涨红着脸出了大殿，断然下令全副仪仗出巡。老内侍好不容易聚齐了六百禁军，却见天子两手包着渗血的白布走了出来。身后四名小内侍抬着一幅宽六尺长一丈的白布，上面是八个鲜血淋漓的大字——周室危难，国人用命！分明是天子切断手指写下的了。老内侍大惊失色，扯着天子衣襟哭谏，要太医治伤后再走。少年天子勃然大怒，一脚踢翻老内侍，声嘶力竭地喝令：“走！发我国人！”

走遍了洛阳城内的国人坊区，天子慷慨激昂地喊哑了嗓子，却只有十多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愿意从军赴战。天子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郊野，派出禁军与内侍在郊野井田四处奔走，宣示征发王命，可那些悠悠然的农夫们没有一个人理睬。

老内侍说，他怕天子太过伤悲，悄悄与禁军老将在一井台旁恫吓一群农夫，请他们“慷慨请战”，以抚慰天子忧国之心。可那群农夫一片哄然大笑。一个老人说：“洛阳国人都逃光了，我等留下给天子穷耕，已经是伯夷叔齐般孤忠了。要赴战，哼哼，我等今夜便到秦国去过好日子，谁稀罕守在这里了？”吓得老内侍与禁军老将连连赔罪，反复说天子本意是要国人奋起，不是强征拉丁。谁知不说犹可，一说之下，农人们愤愤之声大起。一个女人尖声哭叫：“穷耕的都是隶农，不是国人！平日谁管我等死活？要打仗了，找我等贱民。那些王族国人都做甚去了？”

那女人的哭叫声天子也听见了。老内侍说，天子愣怔一阵，背过身去挥了挥手。就这样，天子悻悻地回到了王城，又在钟鼎广场无休止地转悠。午后时分，老内侍便听到了方才那不寻常的钟声。

“二位周公，天子与你等是如何商议的？”老颜率叹息了一声，已经隐隐明白了此事根源。

东周公黑着脸：“先王尸骨未寒，天子要三周合一，修改祖制。”

西周公淡漠非常：“天子要三周统兵抗秦，何人却敢应承？”

颜率不禁默然了。自从周考王在洛阳王畿分封了这两个诸侯，一周变成了三周，洛阳周室便没有一日安宁。仅有的星点儿力量也被拆成了破碎的三块，你掣肘我使绊闹得个不亦乐乎。东周欲种稻，西周不放水；西周欲通商，东周便设卡。闹哄哄一百多年，硬是成了天下笑柄。周礼以分封为本，诸侯一旦封定，只要朝贡如常不反天子，谁也没奈何，连天子也没有办法取缔。周显王想三周合一，没有成。周慎靓王也想三周合一，还是没有成。今日国难当头，这个少年周王又是自讨无趣。面对如此破局，他这个太师又能如何？思忖半日，颜率挥挥手正要说话，却闻门外一声长宣：“天子驾到——”

颜率与大臣们愣怔了。

少年天子一身布衣，头上手上包着血迹斑斑的白布，胳膊上吊着一副夹板，乌黑的长发散乱在肩头脸庞，面色苍白地走了进来，活生生一个战场伤兵。在以礼制为法度的周人眼里，这可是大大地不合礼法，有失天子威仪。一时间，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有几个老臣噙动着嘴唇便要直谏，目光闪烁中硬生生憋得满脸通红，却终究没有人开口。

“我王万寿无疆。”颜率站了起来，念诵了一句天子伤病时的颂词，再也没话了。

少年天子谁也不看，径直走到颜率面前：“颜太师，王室土地尚有几多？”

颜率立即清醒过来：“东周西周在外，洛阳王畿五十余里，分为十乡。”

“所余民众多少？”

颜率道：“王城国人十万余，十乡隶农六万上下，共计人口不到二十万。”

“臣工吏员尚留几多？”

颜率苍老的声音中透着悲哀：“禀报我王：自先祖显王起，王室臣工吏员流失颇多，朝臣所余不足五十名，吏员所余二百余名，宫中嫔妃、内侍、宫女、官奴等应有一千余名，总计不到两千人。”

少年天子没有任何表情：“天子六军还有多少？”

颜率向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将点头示意。老将军趋前躬身大声回答：“启奏我王：天子六军所剩六千余人，老弱病残居多，兵器甲冑年久失修……”声音骤然小了下去。

少年天子惨淡一笑，走到王座前却依旧站着，看看殿前一片白头，叹息了一声道：“难为诸位今日赶来勤王。洛阳王钟，已经百余年没有响了。今日本王撞响王钟，是要告知诸位：周室天命已绝，你等好自为之，作速逃生。否则，秦军一到，想逃也是来不及了。本王不怨天不尤人，只怨列祖列宗没有恪尽王道，坐失大好河山……”

颜率惶急插话：“我王不可造次！”

老臣们一齐拜倒在地，一片哽咽唏嘘中无一人说话。

按照惯例，这便是默认了天子王命，赞同了各自逃亡。虽然老臣们都是世袭罔替的高官显爵，可在几百年的风雨冲刷中，高官显爵早已经缩水干涸得只剩下古铜色的外壳了。在洛阳王畿这种没有财货流通的封闭天地里，大臣没有封地便等于没有一切，仅靠王室的赏赐，连体面的钟鸣鼎食都难以为继，遑论富贵威权？从心底里说，洛阳王畿已经没有了使他们留恋的财富根基，其所以还留在这片土地上苟延残喘，全是因为了那虽然已经非常淡薄但毕竟有着久远积淀的“王民”情怀。而今天子有命，也实实在在地面临灭顶之灾，还要死守，似乎是不识时务了。

“我王且慢!”东周公与西周公一起离开大案,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。

少年天子冷冷一笑:“两公有话?”

东周公与西周公是真正地着急了。整个三百多里的洛阳王畿,这两个诸侯的封地占了十之六七,在整个王族与贵胄大臣的式微衰落中,唯有这两诸侯富得流油,却偏偏又对王室不拔一毛。然则,他们心里很清楚:天子旗号一倒,连宋国这样的二流邦国占领洛阳也易如反掌,更何况七大战国?有天子旗号在,纵然洛阳王畿被灭,也能保留一片体面的封地,维持钟鸣鼎食的日子也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这是春秋战国的灭国传统——对国君王族总是保留些许体面,极少赶尽杀绝。若天子与王室大臣作了鸟兽散,则无论哪国灭周,都会拿他们两个天下不齿的诸侯做替罪羊,杀无赦。唯其心中雪亮,这两个诸侯才真正地急了,甚至比天子还要着急。

“臣启我王:国难当头,当思克难之策!”东周公先慷慨激昂地甩出一句正辞,立即又急急跟上,“去国散臣,天子降于诸侯,臣以为甚是不妥。”

西周公立即附和:“社稷存亡,臣亦以为天子处置不妥。”

老颜率冷冷插了一句:“以两公之见,如何为妥?”他要挡在前面,教天子有回旋的余地。这个少年天子不惜自残,硬生生逼出了这两个千夫所指的诸侯,老颜率已经大是敬佩了,如何能再教伤痛天子与他们喋喋纠缠?

东周公心知老太师主事,“嗒”地一弹玉笏道:“本公出兵八千,军粮十万斛,以为洛阳城防!”

西周公立即跟上:“本公出兵六千,军粮八万斛,以为天子拱卫!”

“两公口贡多矣,如何取信国人?”老颜率罕见地刻薄了一句。

东周公黑脸涨得通红:“明日午时,瓮城交兵,府库缴粮。”

“好!明日午时交兵缴粮。”西周公奋勇跟上。

老颜率松了一口气,转身向苍白冰冷的少年天子深深一躬道:“柱石同心,臣请我王收回成命,容臣谋划全国之策。”少年天子沉重地叹息一声:“但凭老太师做主了。”说罢大袖一甩,也不理睬东、西周公,径自去了。

老颜率与一班老臣并两公诸侯留下来商讨。老臣们个个气喘吁吁,说得囫囵话的都没有几个,只是唏嘘迷茫地点头摇头,实无一策可出。东周公与西周公除了出兵出粮,也是莫衷一是,只急得焦躁踱步。最后还是老颜率说了一番想好

的应对之策，又对各人做了一番部署，方才散去，各自分头匆匆忙活去了。

次日清晨，老颜率带着天子的全副郊迎仪仗，北出洛阳，向孟津大道而来。

临行前，周王忍着伤痛前往太庙祷告并占卜吉凶。龟甲的裂纹却混乱不堪，令巫师难以拆解。虽然如此，随行的颜率还是大感欣慰，蓦然闪出一个念头：若当初的周显王是这个少年天子，周室岂能衰败若此？一个行将灭顶的王族，却出了如此一个刚烈睿智的少年天子，上天何其残忍也？当少年周王拉着他的手依依送别时，老颜率终于忍不住老泪纵横了，他破例地匍匐下年迈僵直的身子，伏地三叩，连少年周王那清亮带泪的眸子看也不敢看，便匆匆走了。

颜率兼程赶到大河南岸时，荒凉沉寂的孟津渡口，已是天地翻覆了。

一 奇兵破宜阳 千夫长崭露头角

启耕大典一过，秦武王嬴荡下令：“攻克宜阳，打通三川，五月进军洛阳！”

丞相兼领上将军甘茂精神大振，决意以赫赫武功在秦国站稳脚跟。他本是楚国下蔡的一个布衣之士，当年被频繁出入楚国的张仪说动入秦，又经樗里疾直接引荐给秦惠王，做了执掌机密的王室长史。这长史虽然兼领宫廷禁军，毕竟是文职大臣，在战国刀兵之世尚不是一等一的重臣，也不是名士谋求的功业目标，甘茂自然不甘久居在如此职位上。也是机遇际会，秦惠王恰恰在晚年得了怪诞的疯癔症，太子嬴荡又恰恰需要一个老师，张仪、樗里疾与司马错三位大才权臣，恰恰又忙得无法承担这个需要时间的职责。于是，秦惠王临机决断，教甘茂给太子做了没有太子傅爵位的临时老师。恰恰这个太子嗜兵好武，与兼通杂学喜好谈兵机敏快捷的甘茂分外投机。此时又恰逢秦惠王疯癔症经常发作，甘茂自然成了太子斡旋朝局的柱石人物。及至秦惠王骤然崩去，张仪司马错先后去职离朝，甘茂骤然凸现出来，三个月间连升六级职位，做了丞相兼领上将军，权倾一身，炙手可热，在秦国历史上独一无二。

然则，甘茂很清楚，在极为看重军功的秦国，不管你是何等高位重臣，没有赫赫战功，便没有深植朝野的根基，也没有真实爵位，对于外来名士，便不能算在秦国站稳了脚跟。赫赫大功如商鞅者，若没有一战收复千里河西的最后大手笔，在秦国也不会形成举国世族连同秦惠王一起也无法撼动的根基，生前如圣，死后如神，使秦国朝野永远在商鞅法统的轨迹上行进。在名义权力上，甘茂虽然已经可与商鞅比肩，但在实际根基上却是霄壤之别。且不说秦国民众大多不知甘茂为何许人也，便是在朝在国，他这低爵丞相也远不能如张仪那般挥洒权力，他这低爵上将军也远不能如司马错那般独领三军而举国倾心。有个总是嘿嘿嘿的右丞相樗里疾矗在那里，甘茂的丞相权力就只能是个领衔架子。有个醉心兵事的新秦王，甘茂的上将军权力也只有大打折扣，实际上也就是个处置军务城防粮草辎重的国尉而已。说是国尉，也只是对上将军权力而言，而不是自己能真正地行使国尉权力。国尉府的那些大小司马及其管辖的府库要塞将领，个个都是浴血杀出来的高爵悍将，人人都有一身疤痕晶亮的红伤，都有赫赫军功爵位，都能历数秦国名将的用兵战例，你没有大才奇功，休想教他们如臂使指般服从，事事都会碰到无数磕绊……所有这一切，甘茂都看得一清二楚，不打几场大胜仗，他在秦国必是长久的尴尬。

三月中旬春暖花开，甘茂统领十万大军直逼宜阳。

可就在大军开出函谷关的那天晚上，前军主将白山带着一千将领来到中军大帐，竟劝甘茂停止发兵宜阳。甘茂没有发作，只是黑着脸冷笑道：“白山，你身为大将，不知王命不可违么？”白山不卑不亢道：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今日宜阳已经有备，我军纵然浴血攻下，究竟所得何益？望上将军陈明君上，莫使秦国锐士血流无谓。”甘茂压着怒火正色道：“白山，秦王对本上将军说过一句话：兵车通三川，秦军入周室，死无恨矣！下宜阳、通三川、入周室，此乃秦王雄图大略也，你等敢以些许伤亡计较？”

帐中一时肃然无声，一个年轻将军从后排走出拱手道：“上将军此言差矣。兵者，国之大事也。何能以秦王率性一言，而决大军所向？”

“你是何人？竟敢如此犯上！”甘茂终于忍不住了，拍案霍然起身。

“末将千夫长白起。有言如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”这个白起平静冷峻，全然不像一个小小的千夫长。

“白起？”甘茂心中一动。目下秦军中谁不知晓这个白起大名？秦王嬴荡在白起卒伍中做过力士卒，对白起赞叹得无以复加，甘茂如何不知？但在大军之中身为最高统帅，如何能教一个千夫长如此侃侃论兵？厉声呵斥：“一个千夫长也妄言军国大计，成何体统？！”

白起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似乎从来不会笑，正色庄重道：“白起以为：商君变法以来，我秦国兵锋所向无敌，皆因上下同心。将士尽抒己见，庙堂方能算无遗策。今张仪丞相离朝，六国正欲恢复合纵。我大军轻率东出，必催六国合纵死灰复燃。宜阳之外，已有魏楚赵兵马十万之众，若久攻不下，大军陷入泥沼，楚国再从背后复仇，秦国岂非险境？望上将军三思上达，慎之慎之。”

甘茂一时无言以对。从内心深处说，他承认这个白起确实有见识，然大军已经发动，若不战而回，非但军功无望，还得落个轻率失策的口实，身为丞相上将军颜面何存？略一思忖，甘茂沉声道：“列位将军：此战乃新王立威之战，意在震慑六国！诸将见仁见智，战后尽可上书秦王。然目下断无改弦更张之可能。唯有打好这一仗，使六国知难而退，秦王或可重定方略。否则，只有自乱阵脚。白山将军以为如何？”

白山是前军大将，秦军的绝对主力，来者又大都是他的部将，白起还是他的族侄，甘茂自然首先盯住他说话。也是白山沉稳持重，在军中极是顾全大局，甘茂也想教他体察自己的一番苦心，否则这仗是没法打的。白山一直在默默思忖，此刻看了白起一眼，大手一挥：“走！回帐准备，好好打仗。牛曳马不曳，军法从事！”众将锵然一拱：“遵命！”一齐出帐去了。白山向甘茂一拱手道：“上将军，末将告退。”也径自走了。

甘茂虽然松了一口气，心中却老大不快。这十万旌旗究竟谁说了算？一个前军主将，竟然比他甘茂更有威慑力，哪个上将军受得如此窝火？可甘茂没有办法，秦王要立威，自己要军功，这仗肯定要打。可这些老军头个个都在商鞅、车英、司马错、樗里疾主军的时期磨炼出一副谋略头脑，连是否师出有名他们都要想，如何能教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只管打仗了事？甘茂之所以不敢大动肝火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心病：他虽然喜好谈兵，但毕竟没有真正打过大仗，领兵十万攻城略地更是头一遭。打仗还得靠这些战将猛士，此时他若拿出镇秦剑行使军法，无异于引火烧身，甘茂岂能掂量不出此中轻重？虽说是自己忍下了，但看白山脸